

護校運動史

內容

護校運動的醞釀

- 一、廬山請願……………三
- 二、不願再西遷了……………四
- 三、導火線的膳費問題……………六

護校運動的展開

- 四、運動之初步的展開……………一三
- 內附 一次上 校長電文……………一六
- 六主任簽名通告……………一七
- 護校歌……………二〇
- 五、困難重重……………二五
- 六、兩個重要的議決案……………三四
- 七、鄉師聽訓……………三九
- 內附 一次上教授書……………四〇

八、期待和準備	五一
---------	----

內附 吳挹岑劣跡表	五一
-----------	----

改革學校意見書	五七
---------	----

九、轉機	七〇
------	----

內附 上教育長及各校務委員呈文	七四
-----------------	----

二次上 校長電文	七七
----------	----

十、教育長來芷	八二
---------	----

護校運動的結束

十一、教育長訓話	九三
----------	----

十二、代表團解職前後	一〇一
------------	-----

內附 代表團解職宣言	一〇二
------------	-----

組織委員會解職宣言	一〇四
-----------	-----

十三、最後處置	一〇九
---------	-----

內附 教育長處分同學佈告	一〇九
--------------	-----

十四、離別的日子	一一五
----------	-----

關於護校史

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中國的一切都以非常的速度進步着。沒有例外，中央政治學校也發生了一次護校運動。這一運動是全體同學血淚的結晶；對整個學校而言，也值得永久紀念的。

國難使每一個同學都痛切地反省：我們不能再因循下去了，我們需要改革學校！我們不是對人，更不是意氣用事。然而很多關心學校的人却這樣誤解了同學。

至於校友們，對於在校同學是非常諒解的，而且還給與了不少的鼓舞和安慰。但他們很願意知道這一運動的全部真像。

也許竟有人誤以爲這回運動的發生不是好現象，我們自己知道這是學校的光榮！別的不說，學校是否將因而大改進，以後的事實會告訴我們。

因此，護校史的編撰是十分必要的。在理這一個小冊

子老早應該出世了，然而我們自離開學校以來，何嘗有片刻的寧靜？到現在仍然草率從事，良非得已。

寫成這本小冊子決不憑記憶；有代表團的各種文件，大事日記，會議紀錄和護校日刊作爲我們可靠的根據。如果可能，還盡量地插入了原始的資料。

印刷費的一部份係由蒙中全體同學贈與，一部份是我們離校同學自己由芷江到長沙途中路費的餘款，不足的部份則是由校友們捐助補充的。

二十七年五月編者

護校運動的醞釀

一、廬山請願

廬山請願是芷江護校運動的序幕。

中日戰作，我們由京遷廬。廬山是一個很好讀書的環境；在這樣的動亂時代，國家仍然使我們絃誦不息，每個同學都體諒到了這一片苦心。

江陰封鎖線還沒有被突破的時候，忽然傳說學校要西遷了。誰要西遷？為什麼要西遷？遷到什麼地方去？沒有一個同學能弄得清楚。然而總之是西遷了。

在大家極端苦悶之際，軍訓部說「奉命」要同學盡量減少行李，由自己扛下廬山去。我們的行李在離京時已經「奉命」丟去了大半，餘下來的都是必需品，不能再丟了。至於自己扛下山，那是太困難的事；光人下山已經非常吃力，再加上幾十斤行李，同學的體力是不允許的。請苦力花錢既不多，何不爲人地設想，定要如此？「我們吃牛所吃的東西，而不能作牛的事，太使吳主任失望了」。從這一諸語便可以知道當時同學是如何的憤懣！

首先應該鎮重聲明：這里決不存心攻擊任何個人；但爲了便於述敘，我們也無法掩飾別人的過失。幾年來，吳總務主任把董事會上變成了學校的實際負責人。他過去如何

因專橫獨斷，不學無術，卑鄙污濁而不爲同學所信任，而把學校弄糟，自當留待下面詳述；但這一事實却必需在這裡提出的。

爲了行李事，同學們自動地開了一次全體大會。會場的每個角落裏都發出憤怒的吼聲，把幾位教官也無意地得罪了。大會決定全體向吳氏請願，并推卅乃紘等同學爲發言人。

請願的結果是變相地部分地接受了同學的要求，然而同學也更明白了吳氏的爲人。事後他對同學訓話過一次，說不願下山的可以自己留下來，而且還因爲出禮堂小便開除了一個同學。這一切，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二、不願再西遷了

從廬山到長沙的途中，我們目睹了後方的情形，明白一切都不如在廬山時所想像的那樣。剛抵長沙，首都，我們居留過幾年的首都，出人意外地便失陷了。「在這時候，我們到底西遷到什麼地方去呢？」同學們這樣問了。

於是吳氏把四年級留在長沙，把一部份三院同學留湘潭，提早畢業。二年級，蒙藏中學，三學院的同學規定乘民船經常德往芷江。途中費時一月，備嘗辛苦。三年級和蒙藏專修科步行往寶慶，據說也將提早畢業，分發工作的。誰知剛到寶慶，吳氏便來一電

報叫同學「奉命繼續西遷」，而且把同學留在長沙的行李巡往芷江運去了。

同學們明白這是什麼行爲。「不願再西遷了！」這是大部份同學的呼聲。於是發起一個呈文，請求吳氏收回繼續西遷成命，分派我們去做有助抗戰的工作。當時簽名的有七八十人。呈文的首段云：

呈爲國事日急，懇請收回繼續西遷成命，以便生等得於短期內參加實際救亡工作事：竊生等奉令來寶，原定在此受訓，忽又奉到電諭，繼續西遷。生等受國家大恩，值茲危難，似不宜安然繼續遠徙，毫無貢獻。與其敗亡之後，以圖復興，曷若於敗亡之前，早自救國！與其浪費時間於道路跋涉，曷若以全部精力，從事服務！

由上可知，當時的戰局如何影響了同學們的心。真是「國危至此，煩悶已極」！「尤自本月五日遷校以來，途中所見，如農民之逃避兵役，民衆之缺乏國家觀念，深覺組織民衆之必要」。同學們而且覺得「各項工作，實有賴于熱烈青年之參加」。

同學們還特別體諒到了學校當局分發工作的困難，提出了一個工作的具體辦法：

現在各方需材孔急，生等祇需維持最低生活，即可從事工作。如學校照常發給津貼，則不需服務機關之增加開支；此與畢業同學分發工作，完全有別。至於學校當局，若肯照一二八時工作方法，派員率領學生，自組服務團體，更無要求各機關分派之必要。最善之法，莫過於此。

吳氏畢竟自己來到了寶慶；對於同學的一片熱忱，他的簡捷的回答是：「校長命令

，無法考慮！」平日一件小事他都是「奉命」的，校長有這許多的命令給他嗎？誰敢深信！不過他這次的態度倒是異樣的溫和。

有五位同學：周紹聖，劉文淵，吳思琦，唐棣璉，譚郁文當面向吳氏請求休學；吳氏的態度是一樣的溫和。

「現在是不需人工作的，如果政府需人，自然會通知我們。你們出去能作什麼？」
「于必要時從軍！」

「校長的命令要集中芷江訓練，他是有整個辦法的，我們應該絕對服從！而且你們應該愛護學校，大家都一樣休學，學校如何維繫？」

人誰不愛護學校？人誰不愛護校長？五位同學被他後面一段話深深地感動了。于是繼續西進，每一個同學都繼續西進。

三、導火綫的膳費問題

一月中旬，各部院校同學都先後到達芷江，所謂整個計劃，是連校舍都沒有弄妥，還需要臨時抱佛腳。而且芷江地處邊遠，消息不靈，文具書籍也無法購買；對於學社會科學的人，那裏還有絲毫讀書的環境？每一個同學都明白了：這是一個大騙局，是無計劃的逃亡！在國命垂危的今天，我們是否再能繼續敷衍苟且，粉飾虛張？我們如果真的

愛護 校長，是否忍心讓他繼續受別人蒙蔽？最重要的，我們是國民黨的黨員，如果國民黨還應該負起歷史賦予牠的使命，我們是否需要改革牠的幹部學校，使牠的新生命強壯起來？這些問題存留在每個同學的腦海中，我們個個痛切地反省起來了！我們個個下了決心，要以最大的努力去促進學校的改革！

在這暴風雨的前夕，吳氏拿出減少同學膳費每月二元的辦法來。一月廿八日上午，吳氏召集大學部蒙專（當時同學分居三處，大學部蒙專一處，蒙中一處，三院一處）。膳食委員談話，告訴這件事。

「吳主任最好先向同學宣佈，我們被同學推選出來，是要向大家負責的。」一個膳食委員這樣對他說。

「馬上就貼佈告！」吳氏回答。

「我看最好徵詢同學的意見。」

「這是學校的命令！」

談話完了，膳委會非正式地把這消息透露出來。其時同學的態度，在以後的二次上教授書里寫得很清楚：

同學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後，大家都紛紛地議論着，意思大半表示不滿，覺得吳主任和我們隔得太遠，對同學間的痛苦，太不明瞭；我們由失望悲傷而轉成憤怒。不錯，吳主任的言論是非常堂

皇；芷江的生活程度低，我們購費應當減少，這點我們無絲毫理由可以反對。省下來的錢，吳主任說是充救國費用，難道我們還能說不愛國嗎？可是吳主任忘記了學生的種種苦衷。諸位師長！本校的同學有一大半是江浙魯冀四省的人，他們現在皆沒有家了，差不多有三個月得不到家里半點音訊，有十分之九腰里已莫名分文。由廬山遷徙時，吳主任命令我們只能帶必須用的東西，行李限有一定重量。爲了服從，我們忍痛地丟棄了許多書籍用物，譬如洗臉的面盆，用了一半的墨水，半舊的棉被，鞋子，衣服，等等；經過這次長途旅行，我們的襪子，鞋子，襯衣皆破的破了，壞的壞了。等到安定下來以後，對日常的用物，如面盆，墨水，信紙，郵票等等皆感到迫切的需要，而這許多，又絕不是每月兩塊錢的津貼所能濟事。在吳主任未發表這個命令以前，我們本就有這個意思，想請求學校把每月的購餘發給我們，現在既然經吳主任這樣規定，雖然我們是失望於領導我們的吳主任並不了解我們，可是我們還想如果把這個苦衷對吳主任說明了，吳主任一定可以允許我們把省下來的兩塊錢給我們同學去自由支配，憑各同學按着自己的經濟情形捐出來做救國費用。

大學部蒙專的同學議論未決時。恰好鍾鳳年同學帶來一個消息，說中三院蒙中的請願代表已經產生了，（他們也一樣非正式地聽到了這消息）。這方面於是也選出代表來。晚七時在三院開各院部校同學代表聯席會議，商談請願步驟。這次自動的「聯席」是空前的，其意義異常重大。當日會議紀錄原文如下：

出席人：蒙中

許占魁 劉洪康

蒙專

牛振武 李正民

大二

任福履 王璧

大三

吳思琦 王傳福

地政

陳慈哉 王槃

計政

汪贊卿 文德成

合作

畢昌佑 熊世培

報告

熊世培（臨時主席）報告合院態度

吳思琦（膳委會負責人）報告減費經過

許占魁報告 與吳略同

議決：一、以爭取全部膳費支配權為原則。

二、全體代表同往分謁各部院校主任請願。

三、答覆不滿公諸同學由大家決定辦法。

第二天未請願之前，學校貼出了佈告：

中央政治學校通告（芷字第一號）

字奉

校長上月二十日電諭：本校決定遷移芷江，希通知教職員迅即赴芷，早日上課，等因，奉此。當經分途運輸，現各部學生業經到芷，教職員亦已陸續到達。關於在芷開課，應行協商辦理事項，經各部院校主任會商決定。茲將有關事項分別通告於左。

其中一項是說二月十日開學，十四日開課。另一項是關於膳費問題的。其全文如下：

關於學生膳食，現各部院校分住三處，應各組膳食合作社，辦理學生膳費。原定每人每月七元，自去年九月本校經費按七折支領後，仍節縮其他各費維持膳費原額。查芷江柴米肉價格，較京市幾低一半；本地學生伙食，均不上四元。國難至斯，自費學生尚在節食捐輸，自應參照芷江生活情況，自二月份起，暫定預算每人每月五元。其餘兩元，仍節縮保留，移作本校救國費用。另行組織委員會，負保管支配之責。其辦法另定之。

代表們當然還是進行請願事宜。關於詳細經過情形，我們且看二次上教授書里的陳述：

我們推了代表，晉謁各院部校主任，說明我們的理由。其他的主任雖然對我們有剴切的勸導，但是至少皆是能知道我們的請求，絕非無理的取鬧，所以允許我們加以考慮。最後見到吳主任。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吳主任和學生中間竟隔離得這麼遠。他的談話，使我們傷心萬分。他對我們代表這樣答覆說：「我已知道你們的來意，除了有飯吃有衣穿以外，還想弄點錢花花，其實祇要你們

少上一兩次茶館就行了。」又說：「你們沒有家了嗎？難道你們將來討老婆生兒子還要我吳主任來管嗎？」諸位老師！一個人的痛苦得不着他人的同情，已經空曲得不得了，還能再加上挖苦嗎？諸位師長！這是事實：每一個洗臉盆平均有四個人合用，有三分之二以上，已經一個半月沒有洗澡，一大半人沒有鞋子襪子穿，請問這必要的用度也是浪費嗎？上一兩次茶館的同學是少數中的極少數；或許他們的經濟相當充裕，或許他們家裏在後方，吳主任以極少數來概括多數，如果不是平日脅於吳主任的淫威，代表一定會當面狂喊：「我們學生冤枉呀！」這樣的回答、他簡直已忘記了我們是青年，是人！他們的口吻活像一個千刁萬惡的商人，他還是我們的領揮者嗎？末了，吳主任竟索性這樣說道：「這是中央的命令；本來中央給你們每月十元，現以七折發給，五元飯食，二元津貼，你們還有什麼要求？」其中一個代表便生疑說：「既然是這樣，還有什麼剩餘要加以保管呢？」吳主任或許是動氣了，氣的是學生竟敢當他的面據理辯駁，所以他的結束是：「好，你要走嗎？我給你的路費，聽憑你！我現在沒有精神和時間和你們空費口舌！」手一揮，像對付奴隸般，把代表斥退出來。

毒罵的回響是普遍的憤怒。當代表把上述情節分別向同學據實報告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被污辱了，自己的痛苦太沒有人體諒了，同時更覺得學校的前途太黯淡了？憤怒之火燃遍了整個學校。當天晚上大學的重選代表的情形是極其悲壯的。

大學部當時共分三、四、（三年級）五、六（二年級）四區隊。首先是第四區隊採取了

簽名的方式，堅決表示「對於全部膳費爭自由支配權，如不達到目的，全體一致退學；授全權於代表，並保障其安全。」其餘三隊情緒過於高漲，在方法上議論未決時，一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決定了採取一致行動。至於增加代表之議則是由二年級首倡的。選舉結果如下：

三區隊：	王傳福	周紹聖	鍾鳳年	杜光輝	臧孫鏘
四區隊：	吳思琦	黃 澂	卞志鴻	王樹仁	李恩國
五區隊：	張洪仁	毛樹清	戴新泉	錢王個	耿修業
六區隊：	樓崇崙	吳坤澄	王 璧	楊學彬	牟乃標
					汪志璠

深夜，點燃了洋燭，二十一個代表在其北樓開會。其北樓下，總務處的許多職員，幾位軍事教官，和很多的同學，紛紛來往着。代表會議些什麼呢？他們的決定是：根據同學的意見，向吳主任再作一次堅決的請求，萬一失敗了，則將當夜議決的第二步驟公諸同學，請大家裁決。同時通知三院覆校，說大學部已經在作二次請願了。（第一部完）

護校運動的展開

四、運動之初步的開展

月卅日的大請願是一件大事，關於這事，外間以訛滋訛，流傳了很多不正確的消息。詳細情形，最好還是一看二次上教授書里的敘述：

一月卅日的上午八時，全體代表，晉謁吳主任於大學部會議室。代表源源委地陳出重行請求的理由，目的祇想吳主任同情我們的合理要求，允許提出於第二次會議，能做到由學生自由支配賠費的地步。吳主任起初的態度依舊是那末森森然，叫我們看到除了恐怖和灰心以外，引不起我們任何由衷心發出的欽佩感覺。我們雖然再三說明我們的苦衷，吳主任好像沒有聽見，他的答覆是：「本校不容少數人要怎樣便怎樣，這幾個少數人在本校是不便存在的！」我們明白這是吳主任的恫嚇，少數人是指的代表，少數人一定是要開除的。這些不獨不引起我們的恐怖，反而增加我們的憤慨！原因是我們代表絕不是少數人，是我們整個同學推舉出來的；其次是吳主任不給我們正面的答覆，專門用一種威嚇的手段，輕視了青年的人格！

先僅是大學部的代表請願，隨後，三院蒙校的代表陸續加入，不約而同地重申前請。大學部三院蒙校的大部份同學都一個個自動地鵠立在議會室外面，等待吳主任給我們合理的滿意的回答。吳氏的回答是威嚇！我們用不着掩飾當時同學們憤慨悲痛到了什麼

田步。一位代表用感傷絕望的聲調叫了起來：「吳主任：我們已經過了幾年的非人生活了！」另一位代表理直氣壯地勸告他：「吳主任，十年來，你應該有一點反省！」吳氏其時默默自語：「這是我十年教育的結果！」他嘆息了。正如二次上教授書上所說：

此後吳主任的態度便改變了，變成看起來又像消極又像陰險。他說：「我不管這件事」。以後學校的事，我都不管了」。代表們說：「我們代表的目的，是單請吳主任給我們這件事的答覆。

「吳主任冷冷的說：『等到會議解決，可是我在會議上不說一句話。』我們問：『為什麼不說話？』他說：『我個人有個人的自由。』我們又問吳主任：『究竟這次的請願合理不合理？如果合理，為什麼不給我們表同情？』吳主任說：『我不說是非。』當我們再問他時，他說：『如果一個中國官長被日本兵包圍時，難道因為要挾而承認什麼條件嗎？』在平時，這句話，因為出諸吳主任口，或許會容忍着；可是在那種情況下，爲了要表明我們的純潔，代表們齊聲呼着：「吳主任！我們不是日本兵，吳主任沒有受要挾！」其時門外站滿了很多的同學，聽到吳主任的話，都義憤填膺地叫起來。

最後，劉振東，王陸一，壽勉成，黃通，吳鑄人等五位主任都陸續來到，勸同學把熱情按捺下來。代表們心平氣和地解釋：「我們只希望吳主任對於我們的要求，作一個『是』或『非』的答覆。如果『是』，請他在二次會議上同情我們。」

結果，「是非」終於沒有被吳氏辯明。那時候，「我們感傷的成分比失望的成分多